



唐志刚《中国童话》作品系列



唐志刚:85 新潮他不是局外人

在85'思潮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里,作为主力的张晓刚、毛旭辉现都已载入历史并活跃在艺术市场上,而同样是云南出生的唐志刚,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却不被人所知。但事实上,在中国这场当代艺术思潮的启蒙运动中,唐志刚并非一个局外人。当下,唐志刚的艺术作品,被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和画廊所关注,其艺术价值也逐渐凸显。有人说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一匹黑马,他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那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由于个人的及社会的种种原因被艺术史忽视罢了。

◎本报记者 杨琳

一个宁愿喂猪的艺术家

应该说整个85期间,唐志刚都在部队,但是跟王广义、毛旭辉的关系是密切的。张晓刚、叶永清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从四川美院带回来的作品、习作,在周末的时候他都有机会去看。通过他们,他可以看到罗中立等人的习作,然后回到军队,在宿舍里用那样的方法去画士兵,应该说他就是这么学画画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军人身份,他的作品是不能见天日的,所以没人知道。其实整个八五、八九唐志刚都在旁边看着,尽管没有参与其中。学校出来的那么多人在画维纳斯的时候,他已直接画生活中的士兵了。当别人还在学院临摹经典里的时候,他已开始面对生命。

按照唐志刚的说法,他是部队里的“另类”。要不是因为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干部,他又生活在父亲的部队里,否则早就被清理出去,更不可能留在部队里画画了。在父亲眼里,画画是不务正业,怎能与枪杆子相比,怎能救国呢?

父亲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想喂猪,喂猪一天只要喂两次,一周打两次猪草,十点钟才起床,这样大清早起来就可以去画画。”

这怎么可能呢?父亲是部队高管,儿子却是养猪的。于是,部队的人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对他说:“你不要去养猪了,有个记录部,你去放电影吧。”1976年入伍,1977年学报,1978年开始放电影,而且一放就放了10多年。即使后来他有当营长、团长甚至将军的机会,他都不予理会,他只是放着他的电影,画着他的画。

艺术市场成就了我

1996年,他告别了整整20年的军旅生活,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由于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原因,唐志刚一直在创作有关士兵生活的题材,这种题材成了他创作道路的主流。像表现士兵训练中的《操练》、在医务室看病的《啊》、正在杀猪的《炊事班》等,作品显示出一种朴实的风格,这是他近距离观察的结果,也表现出艺术家对于日常生活和事物的敏感性以及按照生活原样概括地加以描述的还原能力,所以作品具有贴近生活的亲切感。

现在,唐志刚出名了,而过去部队里那群称他为疯子的人,现在也改口了,说:“这小子出息了,人生真是具有戏剧性。”但又又有谁知道,过去30年,唐志刚被父母不理解,称之为叛逆;为了画画,他放弃了



大好的部队军衔、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婚姻,成为父母眼中的不孝子,别人眼中的疯子。是怎样的力量让他能如此孤注一掷?

“客观来讲,之前的很多机会都不能说是放弃,放弃表示你其实在选择,是有可能选择才放弃的。而当时的我,其实是没有可选择的。虽然有很多条件去选择,但是我无可选择,我干不了其他事,完全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力和智力去干其他事。”

“中国的艺术市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唐志刚坦言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艺

术市场,很多人很难认识他,因而整个学术界也可能忽略他,没人知道一个在遥远的云南,在革命大浪潮中还有他这么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搞形式主义的人,而是一个记录生活的人。

坚持“儿童”这个“符号”

1998年是唐志刚的作品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这一年,他并没有跟随当时的绘画潮流,即以普通社会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而是回到了仍然是最能感动他的对军队生活的记忆中。不过,他此时的作品加大了反讽的意味,他不再描绘军营的角角落落和士兵的日常生活,而是集中于最能反映中国政治特色同时又最少艺术表现余地的“会议”。他的作品以滑稽和系列性表明自己属于当代的范畴。对于他来说,军人身份的隐退反而更加显示出军队生活作为绘画素材的特殊性,这就好像许多留洋海外的艺术家一样,出国后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的表达。

他生在部队,整个家庭都在部队,他太了解这个系统了。他倒不是要反讽,只是做他自己的一个人生呈现,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其实是在嘲弄自己。他不后悔这么多年在部队待着。从某种意义上看,或许更是因祸得福,因此变得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成了另类,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个案,一个奇特现象。

4年前,他在北京建立了他的新工作室,准备向新的高峰出发。这两年,他的创作重心放在了“绿色系列”上。翠绿色,他认为从色彩角度上讲表达的是一种群体和个体的关系。“绿颜色是我比较擅长的颜色,跟我的军队生活有关系,也跟云南有关,云南是个绿色的城市。”唐志刚如是说,不过,他还是画“儿童开会”,这是“中国童话”,跟早期部队生活有关,这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话没说。在谈及未来的创作时,唐志刚说:“对于儿童这种”符号“的应用,如果大家要说它是一种符号的话,他将会继续创作下去。”从早期的《儿童会议》到现在的《中国童话》,近年来的唐志刚,总是不断在技法和观念之间完善自己,语言手法越发凝练简洁,色彩变得越来越鲜亮,富有强烈的当代感。在面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体味到的是当代人们普遍的心态以及这个时代蔓延着的焦虑和心理负担,而在艺术创作中,他通过活泼、轻快的儿童形象来消解,他是借用了西画的语言,讲述一个中国的童话。



谭平:走向生命的抽象

◎宋磊

近日,由鲁虹策划的“谭平画展”在深圳美术馆开幕,这个展览可以称之为谭平08年艺术创作的汇报展,展览展出了谭平今年的近四十幅油画新作。据现场人员讲,有的观众看到这些由色块和圈、点组成的画面时“很舒服”,也有观众感觉“不那么舒服”。对于凝聚着艺术家情感但又难以看懂说清的抽象画而言,或许“很舒服”与“不那么舒服”已是难得的情感共鸣和大众认同,而成为普通观众对其最贴切的评价。

由技术娴熟走向抽象

追溯谭平的抽象艺术历程,还要从他的铜版画创作谈起,因为“用铜版画做主题性创作,除了主题构思之外,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可以说谭平是从技术入手进入抽象的。”(易英)铜版既可以制造强烈的对比,又可以把握细微的过渡,这种特质使其可以在强烈的黑白木刻和微妙的石版画之间自由转换。毕业创作《矿工系列》中,谭平恰当地将铜版画的特性与灯光所产生的强烈而又丰富的变化融为一体,使“光”成为了作品中的“主题”,也成为介于具象与抽象过渡的一个转型期。

意外事件改变了谭平

一次偶然的制版事件,成为谭平抽象艺术语言的转折点。有一次,谭平把原本应该腐蚀半个小时的铜板腐蚀了四个小时,当他冒着危险把铜板从硝酸池中捞出来,并快速用水冲洗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些破碎的铜板,上面的图像也已经模糊不清。正当谭平惋惜之余,他意外地发现了铜板边缘发生的奇迹:它们残缺不全,但却有着一种全新而强烈的形式语言,它在消解版面图像的同时,也使他的关注点从画面的内部走向了边缘与空间,谭平在其自述中清晰地记着这次“意外”收获。随后,他便以这种艺术语言创作了一系列铜版作品,强化残缺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并依次延伸下去,后来发展到版面图像消失,衍生并注入自然的边缘形式、交叉的线条和凹凸的肌理,为版画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新的可能性,也使谭平的艺术语言逐渐摆脱了具象因素,走向了抽象艺术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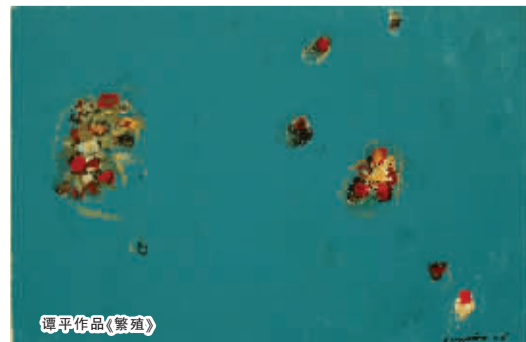
留学经历受益匪浅

1989年,谭平获得联邦德国文化交流奖学金,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自由绘画系学习,一去就是五年。德国的学习经历不能不说改变了谭平的艺术思想,但中德两地迥异的教育经历,却给了他很大的启示。“这一段经历使我较为深刻地理解了西方绘画精神,同时也对自己的绘画追求有了明确的目标,我越来越关注行为的动力和绘画背后的观念与思想。”

关注运动和变化

谭平是一位富有创作活力的艺术家,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抽象艺术家之一。纵观其近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他一直在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尽管现在我们看到不少作品,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是谭平,但却很难用某种那个固定的风格和样式来定义谭平,因为谭平的作品形式语言一直在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微变,正如谭平所言,“我关注变化,但没有强烈转折的变化,都是过程中的微变。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变化,而不是存在。运动和变化在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

近期即将在今日美术馆上演的谭平个人作品展,将汇集谭平在2004-2008五年间的绘画作品。这五年间,他一直延续着“生命”这个主题。《繁殖》、《孕育》、《生长》等等作品名称也都佐证了生命的发展过程。“我这几年,都是在用作品去感受生命的流逝。画面中的圆圈、圆点,最初在我眼中就是一个细胞。当在显微镜下看一个细胞的时候,它是一个圈。但当无数个细胞扑面而来,我们所能看到的细胞个体则成了点。这既是我这几年画面的变化,也是我创作心路的演变,即从微观到宏观,从最初开始用眼睛看事物到用心灵去感受生命。”



谭平作品《繁殖》